



莊子

二

服部文庫
イ 17
2043
2



117
2043
2

廣德齋

養生主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郭象注

日原武

養生主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而知也無涯 夫舉重構輕而神氣自若

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營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以有涯隨無涯殆以有限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

養生主

卷二

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

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善

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緣督以為經，善

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善

為常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可以

盡年。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庖丁為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

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

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何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理間與會。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依乎天理，

不橫批大郤，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導大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

固然，刀不加妄。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游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

也。而況大軼乎？軼，戾大骨，劔刀刃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彼節者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刃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交錯聚怵然為戒

視為止不復屬目行為遲徐其動刀甚微謏然已

解得其宜則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善刀而藏之拔

而張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

可養故知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生亦可養介也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則曰獨夫師一家

足則是知其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

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

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

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

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神驛王不善也夫始乎

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老聃

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

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

不斲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騫於憂

適來夫子時也時自適去夫子順也理當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

合變之七無時而不安無順

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行而非我矣將何

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

其間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

矣之情得矣此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

養生之要也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不

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

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

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

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

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

隨變所適而不

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回聞循君其年壯其行獨

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

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朝而不見其

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回嘗聞

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

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謹若殆往而

刑耳其道不足夫道不欲雜宜正得其人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具具然後所

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不虛心以應物而役

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

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木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

然後可以至於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

以橫出者爭善故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

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

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且德厚信矜未達人

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

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

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

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闖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

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而目將熒之、其言辯捷、而使人眼眩、而

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將形之、

心且成之、乃且釋已、以從彼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

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足以成彼之盛、

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

者、築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

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名實者

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

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遷而

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

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

違莫之敢逆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此

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名之曰日漸之德

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少多無同降之勝也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

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

耳言此未足以化之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更

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

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

直往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成而上比

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

有諷責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

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攻之與事不冥也

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罪則無矣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

疏本作有心而為之

不安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

任獨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未使心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

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

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者也毒治也之必然者也

體至一之宅而會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無行地難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為人使易以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偽為天使難以偽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

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

由有化物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

獨生矣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

能化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真尚無幽昧之責

而況人間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

籟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

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

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

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

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

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

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

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
宜矣不真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
者未之有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

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

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以成爲權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

免於五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

藏矣成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敗

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

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所饒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吾未至

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也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

可解、則不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

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

所遇為命、而不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

親、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在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何

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

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丘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

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遙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似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

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

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且以

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常卒乎陰欲勝情至太至

則多奇巧不復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常

卒乎亂湛而淫太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凡事亦

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矣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

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

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佞

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獸死不擇音氣息弗

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蹠之窮地意急情盡

暴怒俱生疵以相對之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

不知其然也夫竟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

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

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故法言曰無遷令

傳彼無勸成任其過度益也益則非遷令勸成殆

事此事之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惡成不

及改彼之所惡而勸疆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

心寄物以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

斯接物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莫若

之至也

為齊作意於其間哉

為致命此其難者

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善怒施心故難也

顏闔將傳

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可後

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

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若然者吾

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

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形不乖迕和而不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

亦不欲出

和者

義濟出者自顯伐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若遂與同

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心和而出且為

聲為名為妖為孽

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

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

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女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適有蚤蚩僕緣、僕僕然羣著馬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珣、掩其不備、故驚、而此至、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乎曲

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

祖梨楸柚果蔬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拆小枝

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且子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瞬眈已者唯今匠石明之

耳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

此大也邪若有用久見伐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

其柘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

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

為社自榮不起取於無用而已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

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

辱病也豈榮之哉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

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

保為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

泊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芘其所賴其枝所蔭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

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也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

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

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

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

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旁者、斲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

有材者未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能無惜也、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後敢

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

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

不逆支離、跛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繯、足以銜口、鼓篋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特其無用

故不自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

故不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則不與、夫賜則受之

下有益

故不自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

處常美之實、此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今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

竟、故曰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

何如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

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

可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

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

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

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

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

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

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

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

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

取夫載彼之至重、舉其性內、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則雖負萬

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

重、禍至重、而莫之知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

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

天下為一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

內外同福也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

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

足曲成其行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

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德充符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少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固

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惟其形殘而心乃

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是有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

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夫神全

體與物真與物真者天下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人雖日變然死生而不得

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遺斯順也審乎無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在物之命

物之化以化為命而無乖迕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常季曰何

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苦之性殊則

美惡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有所美

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

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

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

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

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

是我而非彼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

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

通泯合之七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

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

無是無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悞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安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

宜無不安故而遊心乎德之和都亡宜故無不任也

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

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夫體

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

生變化無往而非我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

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

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

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

目存得其心以其心

嫌未能遺得其常心物何為最

纓弗其心也

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嫌王駘未

能忘知而

心而自得

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

為衆木之傑耳非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言特受

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柏上首則唯存聖

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

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自

耳非為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

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真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所器象耳

目。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一者也心

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下失會為擇耳斯

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人無擇也任其天行

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邪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

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申徒

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

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

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是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

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申徒嘉曰自狀

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

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

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方矢之害者自以為

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

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隨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衆矣。皆不知命而有斯笑。我怫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

怒斯又未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至人之知命遺形

故廢向者之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

道故邪我為能自反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忘形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於我德遊

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

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

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

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

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傷殘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別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天不為覆故能常覆

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

是也。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讎以所聞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孔子曰弟子

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

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

且斲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夫無心者人為人所為

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

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

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

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

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奈何故以為已之桎梏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之欲以直理真之莫其無迹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

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

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

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

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

絕尚彼可絕則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性命可全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曰哀駘它惡醜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

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無聚祿以望

人之腹用非文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

南華經 卷二 二十一

唱非招而致之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且而雌雄合乎

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藪是必有異乎

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

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

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

焉委之以國政問然而後應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汜而若辭人辭亦辭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

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

食乳也少焉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

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

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

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

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才德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

妻資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妻將安施別者之屨無為愛之

所愛屨者為足故耳皆無其本矣妻屨者以是武為本為天子之諸御

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

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足以降

至尊之情貞女之操也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今哀賡

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

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

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

之而自當矣。日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

者隨所遇而任之。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

所規，而故非

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

世，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

若而和理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

若皮外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

而過去涉乎至變，不使日夜無卻。混然常而與物為春。羣

失其兌然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是之謂才全。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

可以為法也。無情至平，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

其明外無情為德者成和之修也。保

事得以成物得無事不成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物不和

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天下樂推而不厭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

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聞

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闡歧支離無朕說衛靈公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甗大癭說齊桓

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

也更醜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

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

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

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

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聖

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負惡

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言自然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

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大地

之會至理所起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

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

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

而言有人之形視其形貌若人無人之情掘若槁木之枝有人之

形故羣於人類聚羣分自然之道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無情故付之於物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貌若人警乎

大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

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

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叫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

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

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

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足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

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

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是是非為情則無情也是無非無好無惡

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生理之自足莊

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無之中但任之則身存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祗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今

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

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

言有情者、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

之自困也、樹據梧、且吟且蹠、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

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

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